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易詳說卷三

詳校官侍郎

臣謝墉

通政使司副使

臣莫瞻菴覆勘

謄錄監生

臣馮克鞏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易詳說卷三

宋 李光 撰

上經 泰至 益



乾下
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夫泰之為卦乾下而坤上言天地之氣交也乾君道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君臣之情通上下之勢接此泰之道也一氣不頓進寒暑往來然後歲功成焉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治亂存亡屈伸消長之理所以致之莫不有漸小者往而大者來然後吉且亨也小為陰柔大為陽剛陰柔為小人陽剛為君子小人退聽而君子連彙而來故為泰天地交者陰陽之氣通而相感也上下交者君臣之道合

而无間也君子小人相為消長退小人之術豈在迫
逐之哉陽剛在內勢足以有為則陰柔知其不勝而
聽命矣在外者特不使之在君側握朝權耳故一陽
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浸
以長矣故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
左右民

天地交泰以象太平盛極之時聖王于此時不敢忽也財成其道則有節制輔相其宜則无過差故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然後亂亡无自而至焉此其幾微不可不戒者以左右民者民至愚而无知非聖人有以利導扶持而安全之則其居太平之時也驕奢淫佚无所不至而卒蹈于刑辟者多矣周家之業至成王周公始陳后稷先公致王業之艱難今觀七月之詩所以財成輔相天地以左右斯民

者可謂至矣民為邦本則太平之基也天心不可見
考之民而已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初九最處乾下為健之始陽雖長而未盛陰方退而
未遠聖賢君子欲有所為非一人之力能獨濟也必
當拔用賢才引其朋類同心同德萃于朝廷然後太
平之功可得而成也孔子曰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

也可羞于王公可薦于神明以象賢者有潔白之質也茹者根也茅之生也根相牽連彙者類也征者進也進必以正故曰征也君子小人各有其類拔其一則皆相連而起有茹之象君子進則所引拔者皆君子君子衆多則生民必被其利宗社必蒙其福故曰以其彙征吉也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者小人得路志于得君而已君子得路必搜訪于外以盡天下之賢才使野无遺賢故曰志在外也抑君子之進常出

于不得已彼其于世未數數然也故雖享厚祿握重權而其志未嘗不惕然以顛覆為懼而思退身之樂也豈與貪得患失者同日語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二以陽剛之才有應乎五而處人臣之正當泰之時能包含荒穢雖狂狷之士不顧險患如不假舟楫而馮河者无不容納此真大臣之任當海內交泰之

時人材衆多若遴選太精則豪傑之士或不得其職
則聚而為寇盜者多矣秦隋之末是也當廓其度量
包含荒穢遠者无所棄遺則山林之士莫不皆至近
者无所阿比故朋黨之禍无自而興如此乃能配乎
九五中行之主而无偏黨之私也人臣之道至此則
光明盛大不可有加矣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
福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治亂存亡安危之相因如陰陽寒暑之必至有不可
易者惟聖人為能因其盈虛而消息之使常治而不
亂常存而不亡常安而不危也消息之道豈有他哉
兢業以圖之危懼以處之當治安而不忘亂亡之戒
則可以保其治安而无咎矣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者
聖人處泰之時常思艱難而履夫中正則在我者无
愧矣人之信不信何所恤哉食者人之所享也福者

天之所降也處泰之世當乾道將復之時獨以艱難
守正而享其福祿非徼幸也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
也九三處乾坤之間當天地之際平者當陂往者當
復惟艱難守正庶可保其常安耳聖人知世路之將
阻陽氣之必復故于此爻特為之戒云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地之形頽然而處乎下今氣雖上行終必趨下翩翩

然如飛鳥之疾其勢順也方泰之時上下相承陰陽
相應三陰三陽各安其所然天地之氣往无不復者
今三陽欲上行而三陰下之上與五无不從者是不
富而能用其鄰也夫富而能用其鄰昧于利也不富
而能用其鄰者利害同也四以五上為鄰利害既同
固不待告戒而孚矣陽為實陰為虛陰雖在上其性
本下今三陰在上皆為失實其相率而趨下乃其所
欲也故曰中心願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六五以陰柔而居中正之位帝女之象天地交泰之時陰雖上進然樂于趨下能降尊就卑順以承夫其受祉福而獲元吉也宜矣九二以剛中之賢上應六五五能降其尊位下交九二天地陰陽君臣夫婦其道一也六五為泰之主故其象如此女以嫁為歸堯之二女釐降于澠汭周之王姬亦下嫁于諸侯其得

所歸乃其中心之所願也人君能屈己求賢則天下之士皆願立于其朝矣天地交泰其在茲乎小人得路則朋淫下比壞主心術蔽君聰明上下之勢隔絕而不通馴致禍亂可勝諱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坤土也城者土之所積累也不能增高倍薄致其兢業之意則城將頽圯而復于隍矣治安之極人君不

能持盈守成而湛于燕安狃于侈泰馴致土崩之勢
而不自悟自古奢淫荒怠之主享國長久而亟致禍
敗以至滅亡者皆因用兵開邊外讐強敵內動豪傑
窺覲之心耳隋煬帝唐明皇是也海內昇平之久民
不識兵革一旦又欲興師動衆雖近郡邑其孰肯聽
命故雖貞而猶吝也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城既
復于隍則尊者必降上者必下小人得志而執國命
禮樂征伐皆不自天子出故曰其命亂也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之卦天地不交各復其位乃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之時乎夫消息盈虛之理盖有不能使之常治而不亂常安而不危者聖人能使禍不至于深耳否泰相因有非人力所能勝故曰否之匪人先儒或以匪人為匪人道盖慮後世庸闇之主以一治一亂皆歸之于天故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最害教之大者然

聖人方論否泰之理不得不然抑使後世常兢業畏
慎知治亂无常而不敢忽也漢光武唐太宗皆信圖
讖李淳風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其兆既成天之所
命不可去也學者固難言之要之一治一亂豈人事
哉君子當天下否閉小人道長之時則有奉身而退
苟必欲以正道有為于其間遇禍決矣故昔之君子
有詭辭以免禍如叔孫通是也一君子遇禍則衆君
子必相牽連而去大者往則小者乘時而來矣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萬物盈天地之間莫不負陰而抱陽雖根莖之微未有不假天地之氣而生長成遂者若天地不交則陰陽不和雨暘寒燠風皆不以時應萬物何由而通乎君所以尊安以臣民愛戴之也臣所以強固以君能封殖之也故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

上則治道成矣否之時上下之情隔絕而不通如天之自高地之自下強弱相陵大小相并而上不恤也朝廷之勢日以微弱政化日以陵遲朝覲會同之禮廢屏衛勤王之義絕是天下无邦也三陰來居于内而三陽退處于外君子往而小人來小人之道浸以長君子之道浸以消此否之時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君子居否之時當奉身而退漢管寧之徒是已寧見

天下大亂遂渡海至遼東環堵簞門偃息窮巷晏然
若將終焉雖三公之位有所不顧豈以世之榮辱累
其心哉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否卦以全體言之則三陰在內三陽在外內小人而
外君子也以六爻之義言之當否之時賢人在下以
上應九四之君子欲使其類牽連而退故泰之初九

其道利于上行則以其彙征吉征者動而進也否之初六其道利于下止則以其彙貞吉貞者靜而止也方時大否君子卷藏其道退而窮處身雖否而道不窮故不失其吉且亨也小人當退黜之時則怨望訕讟或為戎首未嘗不疾視其上君子則能以道義自處窮通皆樂雖引類而去其心曷嘗一日而忘君哉孔子三月元君則皇皇如也故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二當否之時處人臣之正位此暗君姦臣相濟而得路者也小人方執其權綱上復有應勢未能敵為君子者當包容而承順之故小人吉而大人身雖否而心亨也曰大人者包容小人而承順之非大人不能孔子恐後世疑于同小人者故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包容小人而不亂小人之羣尤見其大蓋從容

渾跡于羣小之間未嘗悻悻然懷忿躁不平之氣故
小人莫得指目而忌惡之非獨明哲全身之道當然
亦所以傾否而開泰也漢之陳太丘足以當之若李
膺杜喬之流徒激禍亂耳

六三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六三以陰柔而據陽位此小人得路之時肆其凶險
上以逢迎其君下以傾害善類天下切齒而能包羞

忍恥以保寵固位者也向使不乘時危亂以竊顯位
雖有陰險之才亦不能窮凶極惡如此之甚也孔子
追論所以致此者故曰包羞位不當也言高位非小
人所宜處故曰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否之時三陰雖握權居中然三陽在外四復居近君
之位以陽剛而能柔巽以濟危難九五休否之主與

之切近而同心凡朝廷之命一以付之又能承命不違故得无咎如此非獨一人受福凡同類而進者皆麗于福矣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三陽同心以濟難小人雖居中用事然國命在我勢難久安故吾志得行否將傾而為泰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否道既成小人方握國命以久其權未易廢也天下

禍患未易息也惟九五之大人以剛健之才居得政之位勢足以有臨力足以有制故能休否而逢吉也休廢也息也廢小人而息禍患非大人其孰能之九五雖有休否之勢然小人尚處于內君子尚處于外非兢業以圖之則治亂存亡猶未定也故聖人爲之戒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否泰將分之際聖人常以必亡爲心桑者其植根深其生叢委其材堅韌而不可拔生民之本國家基業之象也以危亡爲戒而繫

于不拔之基故能長存而不亡也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所以能休否而獲吉者以陽剛履中正之位以制羣陰也小人非能制其死命孰肯退聽哉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甚哉治道之難成小人之難去也當否之世陰邪當路以害治道雖三陽同心不能一朝而頓除也九五以中正得位特能休之而已至上九然後能力傾而

顯排之猶先否而後喜也其用力多矣自昔未有常
亂而不治者秦之亂而漢祖取之王莽之亂而光武
興之苟非聖賢馳騫而經營則亂之日必長亂之日
長則君子之受禍必深生民之被害必酷故象曰否
終則傾何可長也



離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否泰者君子小人相為消長君子處內則為泰小人

處內則為否君子欲去小人小人必欲害君子故泰
之九三已有否之象至上六則城復于隍矣否之九
四已有泰之理至上九然後否終則傾矣凡如此者
皆以黨類相傾邪正相勝不能大同乎物使君子小
人各得其所而不競也同人于野亨則廣大矣利涉
大川則可以涉險矣利君子貞則无有嫉忌之者矣
古者聖賢相遇措斯世于三代之隆而不見其治之
之跡用一賢則不肖者自退用一能則不能者自遠

未嘗挈挈然求異于衆人如此故包容廣大无往而
不通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
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
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同人以一柔為衆剛之主以六處二陰柔而寓陰位
人臣得位者也二處離中中也二五正應以離中之
柔而應乎乾剛卦之所以為同人也同人以无所不

同為亨有所不同為吝同人于野以象乾之覆燾利涉大川以象乾之剛健故曰乾行也文明者常失之柔弱而能濟以健中正者常失之无助而能應乎五故處羣陽之間介然獨立而不懼也繫辭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非能物物而通之好惡榮辱是非利害衆人之所同也能通乎一則千萬人之情可見矣非極乎至深者能如是乎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體在上火性炎上性體若同而實異也聖人處大同之世于君子小人之間蓋有甚不同者但處得其道无阿比之跡小人自退聽故人見其同耳君子觀乾離二象以類族辨物若黑白之不可亂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門者人所由以出入非奧室也同人于門則行乎大

公至正之道无所阿比賞罰予奪進退黜陟一付之
公議我无容私焉何咎之有諸葛亮之亡能使廖立
垂泣李平致死以至公而无私也故習鑿齒稱之曰
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无私誅
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
也九居同人之初而无所偏應能盡同人之至公者
惟初爻為然盖无所係應則无親疎之間孰得而議
之故曰又誰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六二為一卦之主以一陰而統五陽非盡至公何以服天下今乃係應在五雖位中正所應偏也他卦以有應為善同人之世當以天下為公豈得有所偏應哉咸之為義當以无心感物无遠近親疎之間而九四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蓋朋從爾

思則往來于心者未離乎黨與之間故象以憧憧往來為未光大同人于宗則吝道其揆一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同人之世不能以大公同物而各以私意顯立黨援則強梁者必起而相圖矣九三以陽剛而據陽位則小人之強梁者五與二為應而三介乎其間勢雖不敵而欲陰害之故伏戎草莽之中然二以中正得位

而應乎乾剛三雖有害之之意而不敢輕發也故升
其高陵以窺伺之至三歲之久而卒不敢發蓋二與
五能同心雖剛者莫能間之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
三歲不興安行也九五有剛健之德難以顯攻三非
五敵也故遲回至于三歲不敢輕發既能量敵慮患
則可安行而不蹈乎危難三雖小人然九五據崇高
之勢心所黨比者止在六二三雖不遜五亦有以致
之聖人于此不言凶悔吝者亦所以恕之以見五之

未光大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墉牆垣也四與五為鄰三四俱強各懷異圖以窺伺于五然四雖陽剛而處陰位故乘三而承五非若三之純乎剛暴能知難而退故弗克攻而獲吉也夫同人之時君子小人處之宜各當其理九五无君道二方為羣陽之主亦不能由公心直道而係應在五而

五又係應在二故羣小紛然爭為戎首或伏于草莽
俟時而竊發或顧望形勢乘間而相傾非二五以中
正剛健內外協濟則處乎二強敵之間豈不危哉以
四之強又逼近尊位然卒不克攻者君臣之分上下
之勢非順也知其非順困而反就臣位則免乎凶咎
矣故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君道患不廣大九五履尊位而握重權當如天之无不覆燾地之无不持載生殺予奪一付之无心可也五既不能為羣陽之主而三得擅之此衆之所必爭也衆既不與欲下應乎二而介乎兩強敵之間孤立而无援憂憤之切卒至用大師以摧二寇然後方得與二相遇故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也克而後相遇亦已危矣克如鄭伯克段之克以見敵之强大取之之難也人君能以大公至正之道治天下則遠

近俱應同異咸服何至竊竊然置號笑于黨與親疎之間哉象言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九五師得中而理直則非理犯已者若不足慮然卒至用兵然後僅能克之亦可恥矣何足喜也以深見三四之強五元君道而失同人于野之義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處衆陽之上而獨元所爭亦知其不可爭而悠

然遠去自樂于垌非元有為之志但知其紛紛而脫
身事物之外以遠害而已雖可以无悔而志未得也
九處乾剛之上其志豈止求免于悔吝哉吾知其不
得已也故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乾下
離上

大有元亨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
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繫辭曰富有之謂大業聖人能通天下之志以大同
乎物則四海雖廣萬物雖衆无不為我有矣然非得
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則不能奄海內而有之非其
德剛健而文明應天而時行則不能大亨也五以陰
柔而得尊位生殺之柄既自我出五陽雖強不敢違
也體文明而履剛健應天而時行造化之權皆自我
制五陽雖衆不能困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人君以柔順之德居極尊之位體文明而履剛健則物无不照燭者故有火在天上之象大有之世海內治安天下極盛之時物繁事夥非用刑賞以勸沮之不能齊也聖人于此當遏惡揚善使惡者有所憚而不敢為善者有所恃而日加勸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天之休命也聖人代天理物則刑賞之行豈能違乎天道逆乎天心也哉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有以一陰而主五陽而四陽各以其才致用于下
故能處治安之時享全盛之業陽雖剛健而處卦下
當大有之初責望者衆獨離羣退處不出而交物則
有害之者然非其罪也惟以艱難節儉自處以防驕
逸之過則可免乎咎悔矣雖然士君子窮居隱約退
處寂寞之濱可也大有之世當出而交物如豐之勿

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若乃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
聞其元人則有致凶之道故象曰大有初九元交害
也以言无交則有害之者非潔身獨往之時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六五當大有之時而以柔德處尊位非責任羣臣安
能幹旋天下運量萬物以成无為之功乎九二以剛
健處人臣之正位而有應于上如大車之載物雖負

重致遠轍環天下而无傾覆之患是足以勝其任矣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物積于中而不敗則其
材可知矣鼎之九四至于折足覆餗其刑渥凶言不
勝其任也孔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
任重鮮不及矣蓋非有剛健之材處得其正使當重
任未有不敗者觀鼎象大有二卦聖人垂戒之意深
矣人主任用大臣曷可過其分量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三以陽居陽在他卦則為強臣當大有之世能自
亨于天子則處諸侯上公之位而能效臣節以事其
上者也小人當盛大之時據富有之地則勢必跋扈
而有唐室方鎮之患其肯以貢賦亨上而自通于王
庭乎亨與享意義略同先儒多作享書曰敬識百辟
享亦識其有不享亨者能自達于上也享者朝覲會
同以時而享于天子之庭也九三剛健而處下卦之

上此貴而不敢驕者小人非獨不知尊朝廷其或懷
忠以奉上者反以為害已而交惡之也田弘正以魏
地六州版籍歸朝廷比鎮皆惡之禍亂卒不可解是
亨于天子者小人之所不利也故曰小人害也李德
裕草鎮魏詔書曰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所
以誅其意而伐其謀也故一方作難而諸鎮无敢坐
鎮者卒成會昌中興之功可謂能誅小人之情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元咎明辨皙也

九四逼近君位三居其旁以乾剛而據陽位強臣之象也四以忠順與三為敵上承柔中之主而為所倚信下乘強暴之臣而不敢加害故得元咎也象曰匪其彭元咎明辨皙也蓋言明智之士辨邪正之分明逆順之理然後內足以保身外可以衛上旁足以抑強也匪其彭自子夏作旁字先儒皆從其說蓋子夏親授學于孔子自有易傳而後世无得其真者今王

弼註易諸儒皆宗之則其所從來亦遠矣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五正應在九二當大有之世君臣以至誠交孚而
无間者五以柔而履尊位二能濟以剛嚴則仁不至
于優柔剛不至于強暴諸葛亮所謂法行而知恩者
吉孰如之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者言上下交孚
君臣道合也且人君豈无為之志人臣豈无能為

之才然非心德之同則孰與發之威如之吉易而无
備者大有之世風俗恬熙人主能肅以威嚴使奸宄
之心无自而萌則可簡易而无備矣故議治道者謂
當備禦于太平无事之時未有易而无備而可以保
長存者是大不然人主當使威加四海先以信義結
百姓之心則足以消患于冥冥之中此乃備之大者
秦築長城未畢而劉項之兵已入關矣是豈无備者
哉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火在天上之象火之性固以至明又處天上如
豐之宜照天下明之盛也上九處大有之終在六五
之上功業成而不居富貴極而能退宜乎為上天之
所祐也大臣至于无位容有怏怏而不順者進退出
處之際容有詭譎而不情者蔽賢嫉能惴惴然懼人
之壓己以薦進所私者多矣上九之臣以陽剛而居

羣臣之上履柔中之主勢逼而愈順失位而愈恭下之衆陽咸得安其職任而盡其才能孔子所謂又以尚賢也宜乎自天祐之亨上吉而无不利也



艮下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謙之為卦艮下而坤上艮止也坤順也止者為剛順者為柔柔反處乎上剛反處乎下是柔而能剛外順而中止也外順若卑而能上行以不失已內剛若亢

而能降體以不失物謙德如是故能亨通而有始有
卒也世之小人固有擎蹠曲拳脅肩諂笑卑佞媚悅
若妾婦者自謂富貴可以長保而不知幽顯之間舉
將害之則禍不旋踵矣故惟君子為能保其終而无
悔吝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
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有天地之義焉。天體高明而下濟于物，地形卑順而上行于天，此所以能亨也。天能降其高明，而其德愈尊；地能効其柔順，而其道愈大。二者固足以盡謙德矣。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天地鬼神无不以謙為貴。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又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

又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天地且然況于
人乎況于鬼神乎天地无心也能禍福人者鬼神也
有好有惡者人也謙尊而光以能下濟也卑而不可
踰以能上行也盡此二者則剛止乎內屹然如山之
不可動搖柔順乎外頽然如地之无不持載此君子
所以能克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莫卑乎地莫高乎山山處地中則地在山上此高者

下之卑者舉之也君子觀此象欲以謙之道行乎天下故多者裒之寡者益之如地失之太卑則使在山上山失之太峻則處于地中豈奪彼而與此哉稱物平施无過不及適中而已觀謙之大象夫豈一于卑弱失已而趨媚于人哉聖人深惡夫專務柔佞依阿如孔光馮道之流而剛方忠謹之士正色立朝如汲黯者小人或更相譖讒指以為非而卒排去之也故仲尼于此反覆詳密而致意焉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謙謙者謙而又謙謙之至也世之小人多能行之而
入于卑佞故特曰君子惟君子能謙乃可貴也蓋初
六最處卦下勢雖卑而體則剛峻也以此涉難非獨
人不忍害亦不能害也非獨不能害亦深知其為君
子而不敢加害也涉難且吉況安處卑陋不以辭氣
加乎人其誰敢害之故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以卑巽自養其德義德義之盛乃可進而上行以極乎高明也

六二鳴謙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謙者君子處已接物之道當然豈欲聲聞于人哉六二在下而得中位非謬為恭順以媚于上下者中心誠實而安行之發乎聲音笑貌而不可掩也謙近卑佞故雜卦曰謙輕者不自重大也體輕而不自重大

非由正道則入于佞諛矣謙而非邪乃獲吉也象曰
鳴謙貞吉中心得者處不得中而以謙聞內不失已
外不失物中无所愧乃為得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舜戒禹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有勞而能謙
則上不疑而衆不忌也故可保終吉三以陽剛而處
陽位羣陰之所主也五雖居尊位亦以柔道行之非

九三之剛健孰任吾事哉繫辭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孔子于此一爻特發明精微使後學推類而求之思過半矣夫大臣有功則氣陵于人鮮有能自全者能以其功下人者幾希矣非盛德而知禮者能如是乎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位者姑存其所有之位不失舊物而已蓋身安則社稷可保非固位也周公是已方成王未知其

志公乃作詩貽王以明己之勤勞豈顧戀寵祿者哉
其意特在救亂而已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者人臣
能使百姓心悅而誠服之則至矣盡矣謙卦于繇辭
初六九三皆稱君子聖人之意深以小人為戒蓋小
人之卑佞或似乎謙此聖主所宜加察而遠之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六四處功臣之上居近主之地奉上接下一以柔順

能發撓謙德者也故无往而不利也雖然以謙持已故无所不利也而已為大臣當存體貌上下之分不可踰也象曰无不利撓謙不違則者朝廷典禮上下名分不可違也故曰不違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人主操賞罰威福之柄能降尊位而謙故上下无不悅應雖不以利動而衆无不從者猶不富而能用其

鄰也鄰臣鄰君視臣如比鄰則相親相比患難相卹
疾病相扶持矣有鐘鼓曰伐无鐘鼓曰侵侵小而伐
大也六五之君以柔道化服天下彼蠻夷猾夏寇賊
姦宄獨負固不服故衆所不與人自奮勵則興師動
衆驅之萬死一生之地而人樂為之用也故曰利用
侵伐而象曰征不服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雖處无用之地而勢尊位極能謙巽遠下則聲聞廣遠矣又下有九三為之正應鳴躍而從之故曰鳴謙也然人臣以謙而得名固无忌惡之者但上六已居无位之地雖地望隆重而衆或不為之用雖利用行師但使之征邑國可也夫姦宄竊發所據不過邑國上六之臣足以當之使擁百萬之衆以當夷狄之強盛則上有震主之威下无腹心之助故象言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非以謙居之則危

疑之禍其可逃乎



坤下
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

初六鳴豫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震下
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

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巽下
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惑也壞也有惑必有壞蠱繼豫宴安悅豫之後沒

溺于宴安習染于奢靡湛玩于聲色天下事至此未
有不敗壞者非有陽剛之才出乎衆陰之上振起而
一新之則事之頽敝者未易革也治蠱豈一人之力
能獨任之哉能大通乎天下使羣才皆為我用然後
可涉難而有濟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
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
也

以卦體言之則震剛而巽柔以爻言之則艮以一陽
在上而二陰在下巽以二陽在上而一陰在下陽在
上而為主陰在下而為用治柔者剛也蠱之時必有
所矯革能巽而止彼巽而我止之治蠱之道盡矣蠱
至大通則能革故鼎新而天下治矣利涉大川往有
事者當蠱之時世必多事非冒涉險難不能濟也陽
剛在上陰柔處下上下理順雖未能安靜固无悔咎
之可慮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者順乎

人情則因而循之違于人情則革而化之一治一亂
若環之无端法令既久无不敝者聖人救敝之道因
革損益與時宜之此何異四時之運寒暑之推遷乎
盖立春日出于甲故乾成于甲立秋日入于庚故坤
成于庚陰陽天地之終始故經舉甲庚于蠱巽二卦
以極乎變化之道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聖人欲大
有為以救濫扶衰一新天下非創法制令大有所更
革則不能也然民愚无知非先期而揭示則聽命者

或不能達其情非後令而申審則從命者或不能通其意夫改更舊法創制新令非天下大壞王道板蕩之時豈敢易而為之哉唐虞三代損益更革皆不得已如天地四時之運陰陽之極勢不得不革故彖辭釋之曰終則有始天行也以言聖人創法制令亦如六甲之運勢不得不有所革蓋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予蓋因彖辭而悟其理非臆說也諸儒之論惟陸氏近之陸氏以謂居其始以創其制要

其終以慮其敝敝則復新終則復始猶天道之行四
時之運也鄭氏以謂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
取改過自新故用辛甲後三日取丁寧之義故用丁
也此說固善不知先庚三日為丁後庚三日為癸其
義安在程子曰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甲
第甲令皆謂首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
推原先後為救敝可久之道先甲謂先于此究其所
以然也後甲謂後于此慮其將然也其說固美然義

則未明獨蘇氏以六甲為說先甲謂子戌申也後甲寅辰午也大槩言君子小人相為進退而治亂因之陽生于子盡于巳陰生于午盡于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故蠱巽二卦皆以甲庚為言則蘇氏之說獨異諸儒而非二卦大意然皆不可廢也予因備存其意以俟後之人發明而去取焉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風行山下物无不擾亂者故有蠱之象君子體此象

以外振窮民內育已德振者拯救之也育者涵養之也振民所以育吾德也當海內離散敗壞之時能發倉廩蠲逋負則田野之間父子相保其為育德孰大于此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元咎厲終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人君狃于宴安湛于逸樂天下蠱壞非得善繼之子堪任大事曷足以振起之宣王承幽王之後修車馬

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卒成中興之功祿山之亂
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以復兩京可謂有子矣故
考可以无咎然亂自我致非吾君之子孰與興之然
則中興之業難以盡付之大臣故蠱卦特稱父子者
以此然幹父之事其間亦有不可盡循者使為子者
能每事加危懼內常恐傷父之志外不失責望者之
心意常承順而不見背違之跡如此乃可終獲其吉
也豈若異姓相代如湯武應天順人聲其惡過而无

所忌畏者乎或稱父或稱考蓋兼存沒而言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臣事君與子事父母其義一也母為女君之象亦陰
柔之主也九二以陽剛中正上應六五幹母之蠱也
婦人之性雖曰陰柔然亦有驚忍強戾果于為惡者
非能一旦使之翻然以從善也當從容柔順以輔導
之陳平之事呂后狄仁傑之事武后可謂得其道矣

呂后王諸呂武后廢廬陵王二人未嘗面折廷爭然
卒安劉氏者平也卒返廬陵王者仁傑也若王陵褚
遂良輩徒至于殺身而已何補于治亂哉易道所貴
貴乎无咎悔不以殺身為善蘇氏解五十而學易可
以無大過以謂非老于憂患之君子未易學也孔子
之意蓋慮後世學易者有如馮道之流則比干伯夷
不足貴矣爻言不可貞象言得中道蓋九二以陽剛
履臣位之中陽剛則慮其守正而不知變故其戒如

此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子事父臣事君雖負剛明之才足以幹正家國之事
然失之太專則子近于不順臣失之太强固不能无
小悔也但不至大咎而已盖九居三位重剛而不中
以此事上本有大咎悔而巽能順之艮能止之故不
至于已甚也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有爭子君有爭

臣其始未嘗无咎悔也然以剛且正故得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天下蠱壞之時非強濟之才不能幹也幹者實能扶
持其傾危若寬裕優容无所矯正而釐革之日復一
日以苟延朝夕可也若有所往以濟時艱必不勝其
任徒見鄙吝耳盖六四陰柔无應處乎艮下寬裕自
守可也盖事有幾會非適當其時不可强行故象言

往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五為君位六五為繼體之君以陰柔而幹父之蠱是能從容柔順彌縫蠱壞以濟大業而无矯拂之過材雖不足而德可尚也以此得譽而天下歸之象言承以德者九二有中正之德奉承以德不失子道而已唐太宗肅宗非不才之子也即位之後使其父惴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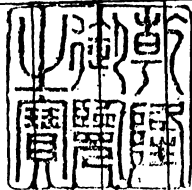
然常有意外之患有德者固如是乎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以陽剛有為之才當蠱之終處六五之上若不能退
舉遠引奉身而退則禍不旋踵矣伊尹既復政厥辟
將告歸漢留侯佐漢得天下然後從赤松子遊其知
此矣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象言志可則
者聖賢君子能知進退存亡之幾固可為法于後世

也



讀易詳說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易詳說卷四

五

詳校官侍郎臣謝 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謄錄監生臣王人作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易詳說卷四

宋 李光 撰

上經 臨 至 剝

䷒
兌 正
坤 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凡以上臨下皆謂之臨人主君臨天下諸侯君臨一

國皆臨也書言子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孔子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聖人臨下其致慎如此臨所以為大也況四陰在上以臨二剛剛非柔之所能制也故臨當剛長之初已有陽消之理聖人欲使後世為人上者常兢業以圖之也陰陽消長君子小人更為進退之象浸猶浸潤也一氣不頓進如草木之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兌說而坤順臨民之道以說順為本九二剛而得中六五以柔應之既說而順

非濟以剛則強梗者或不可制故孔子曰臨之以莊則敬也如此則能大亨以正具乎元亨利貞之德其大與乾同功故能斡旋運量以臨制天下也然陽剛主進進而不已則治極必亂安極必危故戒以八月有凶也陽生于十一月為復十二月為臨此二陽方長之時至五月夏至而陽消六月為遯自子至未凡歷八月故云八月有凶也有凶者有凶之理未必皆凶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水之性汪洋放肆无以隄防之則有奔衝決溢之患
澤上有地所以為臨民之象也臨民之道固當有以
防範之豈徒厲以威嚴驅以刑戮哉君子體此象教
民以禮義而思其所疾苦无有窮已容之則民有以
措其手足保之則不相陵犯皆臨民之道也无疆者
如此則其道廣大无此疆爾界之殊也

初九咸臨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咸感也臨人必以无心而感格之蓋一陽在下與四為應四近君而位尊不可枉已以干進也志在行其正道而已如此乃可免乎咎悔而趨吉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初九九二二陽在下六四六五以為正應蓋二為剛中之臣以應柔中之主君臣之間以无心相感以成

君臨之大故吉而无不利也然九二雖不失臣道之正而才剛任專以事優柔之主事固有不可盡從者或逆其所順或強其所劣故象言未順命乃所以為吉而无不利聖人致其規戒之意深矣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三以陰柔而居陽位又二剛在下而三直出其上以勢位臨之非二陽所能堪也要之三為小人乘剛而

不中有負乘致寇之象不能引身退避而徒甘言以媚悅于人其孰肯信之故无適而可也若能以憂危自處日虞禍患之至而克已下賢庶幾其免乎然則臨人之道生殺利害之權威自己出六以陰柔之質而據顯位衆所不與況二與初皆陽剛君子方處內而將進其肯為之下乎儻不能深自悔悟惕然有淵氷之懼而日復一日禍可既乎故象言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能憂其所當憂雖有咎悔其能

久乎

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坤體至順而四位尊居正與初為應上比于主而下
臨于民臨之至善者也餘爻地遠而多懼四近君而
情通以此臨民何咎之有故象言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臨之道貴乎廣大無收並用不忌不嫉而已得无為
用天下之道此君臨之大者六五以柔弱之資而履
尊位能知此道則大君之所宜而无不吉也五以坤
體順而應二二以剛中之賢悅而應五然人君駕御
羣臣當以剛斷而專以柔順則強臣或有擅命之漸
人臣事主當有從違可否而專以媚悅則姦佞者或
得肆其欺故象言大君之宜行中之謂者謂順說之
道貴得中而无過不及之患則君臣各盡其任矣

上六敦臨吉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上六居坤之終處上卦之極順之至也在上而能以
敦厚臨物不以尊貴驕人二陽在下而以順受之雖
无應于陽而不妨其進厚之至也二陽在内而志常
欲欣助之與夫居上位而蔽賢嫉能者有間矣故雖
居臨之終宜凶而獲吉宜有咎而卒无咎也



坤下
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聖人化天下之道非諄諄然以言語感說之也以行
與事示之使民得法象焉故其從也輕孔子曰正其
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孰有不敬憚而瞻
仰者哉凡祭必先浼手而後酌獻盥浼手也宗廟之
禮莫盛于始盥之時蓋精誠蘊于內而威儀肅于外
孔子于既灌之後不欲觀者蓋繁文縟節容有偽焉
有不足觀者矣惟齋莊恭敬之貌顒然端委于上而

天下化服之其道豈不簡且易哉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聖人感人心之道莫大乎誠敬故孔子言使民如承大祭然則欲民之化服豈勢力所能驅迫之哉九五以巽順之德履中正之位為一卦之主以此觀天下猶日之方中赫然在上有目者咸覩此觀之所以為大也能齋莊誠敬儼然以臨其下則民皆觀感而化

也若既盥之後則精意散漫假物然後見其誠則所感者末矣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神也者妙萬物以為言者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莫之為而為者天何言哉此天之神道也聖人以此設教則不見其治之之迹故心既悅而誠服之後世蓋有假天之神道以誑惑百姓遂謂河圖洛書疑亦神

道設教者若然則上世帝王亦有時而欺天下耶其說陋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天上則庸有不及物者風行地上則物无不鼓動者聖人體此象以制巡狩之禮省觀萬方以察民俗因其土風而設為教化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則事无不順乎民心者此堯舜三代之禮至秦皇漢武巡游无度縱其侈心適所以擾天下而啟英雄窺覷之

端失先王所以省方觀民之意由上之人事繁文而不務簡易之過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初六以陰柔最處卦下有童子之象所見鄙淺不出卑陋之間小人亦如之所見如此固難抗之使高明也故无咎君子當大觀于天下如七十二子之觀仲尼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若以陰柔自守則吝道也

聖人每以輕約望小人故待之不可不恕以遠大期
君子故責之不可不嚴象言初六童觀小人道者固
守淺陋此小人之道耳

六二闕觀利女貞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女子處房奧之中以窺于外隱屏幽閒所見雖小其
貞足道故窺觀于女貞為利而非君子達觀之道也
二以陰柔上應陽剛之君不能觀其大者當大觀之

時而體陰處內非丈夫之事為可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聖人既以身觀天下又當反身而自觀以為進退去就之義焉觀天下者觀乎萬物也反身而觀者內觀乎道也六三以陰柔而據陽位且有應乎上若可進之時而量能審已度時之宜以為進退焉如此雖未合道亦庶幾乎未為甚失矣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六四得人臣之正居近君之位大臣之有道者可進之時也故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孟子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九五為大觀之主而四以大臣來觀國之光豈遽得而臣之哉乾之九二九五皆曰利見大人蓋在下之大人如太公伯夷則利見在上之大人在

上之大人如文王則利見在下之大人也君臣相遇
必能大有為于天下生民被惠宗社蒙福一見一用
交相為利豈不難哉尚賓者賓之而不敢臣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聖人以身觀天下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
无以爾萬方能常作是觀則可以无咎蓋民生治亂
係于上之舉措則吾之動作起居可不慎乎反求諸

已而不可見則考之民俗之善否而已然則觀民俗者乃所以觀吾生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雖不在其位而以陽剛處九五之上有應于下非能悠然出于事任之外也則民之生理實任其責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有一夫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能于此作觀固可免咎象曰觀其生志

未平者上九在事任之外非有職守者特以位高望重未能兼善天下憂世之心志尚未平也



震下
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君臣相遇非道同德合則不能大有為於天下然自古迄今每多不合者有物間于其間也欲除去其間非威明剛斷不能也離震二卦合而成噬嗑九四為頤中有物之象蓋君側之強臣阬羣賢之進而間隔之

者噬者齧也噍者合也頤中有物非齧去之則終不能合能齧去之則上下內外亨通而無礙矣噍噍非止用獄但既明且威則于用獄為利又小人強梗非加以刑辟斧鉞之誅不能除去之故云利用獄也周之管蔡漢之上官桀此二間也非成王昭帝明斷而卒除去之則周公霍光豈能成輔翼之功哉

彖曰頤中有物曰噍噍噍噍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人所以養其氣體必資于飲食故頤者養也頤中有
物妨于飲食語言必齧去之然後乃得亨通卦體上
下二剛剛主決斷與柔異體而相須噬嗑自否卦而
來九五之剛分而之初初六之柔分而之五剛柔分
而成離震震動而離明也雷必有電雷動電耀異體
相合而章著也六五以柔而履尊位得中而上行不
失離明之照雖比九五為不當位而有剛明之賢上
為之贊助強梗者卒伏其辜故利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雷以震驚之電以照耀之則其威明之行无能遁其情者噬嗑之象也聖人觀此象以明其刑罰謹其法令使天下曉然易避而難犯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初上以卦材言之則為二剛利于斷獄者也以六爻言之則初上二爻无位為受刑之人易之取義廣大

隨時言豈一端哉初最處下用刑之初為惡未大故屨校滅趾无咎屨履也校桎梏也趾有止之義屨校滅趾校之使沒其趾但拘囚之刑之至輕者也孔子于此二爻特發明其義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故屨校滅趾无咎上九亦小人之居尊位者也故以小善為无益而不為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故何校滅耳凶此二者皆

為受刑之人自二至五皆取噬為義則用刑之人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二雖處人臣中正之位而材實柔弱動而乘剛強之小人非深文峻法以治之未易勝也故噬膚不足以之滅鼻蓋不如是不足以服強梗也古之斷獄者當以矜恤為先六二雖失先王欽慎明恕之意以治小人未為過也故无咎象噬膚滅鼻乘剛者下乘初

九其勢不得不齧去之用刑者小必傷人之肌膚故
皆以噬為言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腊肉全體之物至難齧者也以喻強梗小人為間之
大未易遽去之去之不以漸必遭其怨毒而反受其
害然奉法以制小人有司之事雖失威斷之大何咎
之有但小有悔吝耳三陽位而陰柔據之其遭怨毒

蓋處不當其位故也使明足以照姦慝威足以服強梗片言可以折其辭則小人必聽矣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九四用剛直之道而處柔順之位位尊而任重人君恃以擊強梗除間隙也肺有骨曰肺最難齧者非剛直之材知難而守正者未易勝之也暴戾凶愎小人之剛也君子欲驅除小人必操公心由直道挾利器

待時而動動不括乘間而發發必中矣若行不以艱
難守不以正固恃其剛直輕易妄動則反為所齧矣
故利艱貞乃獲吉也象曰利艱貞吉未光者去小人
之術當使之退聽潛消于冥冥之中今道德之威不
足以勝至于用刑獄以除去雖免凶咎未足為光大
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體雖柔弱而居得政之位操生殺之權其去小人若尤甚難者然猶有乾肉之象以見小人難去如此五為去間之主而四以剛正輔贊而彌縫之用力小而見功多矣得黃金者得剛中之賢足以勝小人君駕御大臣得其道則為腹心股肱之用不得其道則既任而疑之跋扈難制反為害者多矣五既以柔弱而乘九四之剛固賴以濟難然亦不可不怵惕常以危懼自處也如此固可免咎象言貞厲无咎得

當者能貞且厲而免咎以見處之當其理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先王用刑无貴賤之間上九強臣也強臣而无位雖
嘗為大臣而積稔罪惡至于不可掩覆解免固可以
刑戮加之驩兇誣人功罪唐堯戮之管蔡挾武庚以
叛周公誅之豈以位尊職重而不敢加以刑辟哉初
九屢校滅趾趾止也欲使為惡者不復行戒之使入

于善也上九何校滅耳凶以聰不明故以校滅耳而懲之惡積罪大无自新之理矣



離下
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飾之事固非聖賢之所尚也然質勝文則野交物之際文亦不可已有其質而加賁飾焉所以能亨通也譬之車服器械適用而已加以雕鏤文采徒為觀美雖不可已亦不可過也故小利而已若涉險難非

文飾所能濟也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乾坤純陰純陽之卦有父母之象乾施一陽于坤而成震坎艮故謂之男坤施一陰于乾而成巽離兌故謂之女六十四卦皆因乾坤而成非獨六子而已離下艮上為賁離體本乾坤以一柔來居其中以文二

剛故剛不至于暴而物无不通也艮體本坤乾以一
剛分處于上以文二柔剛柔相雜而相濟陰陽異位
而相成此卦所以為賁也二在下卦之中故言來來
者來居于內也來居于內變而為離則文明矣九處
上卦之極故言分分處于外也分處于外變而為艮
則止靜矣陰柔无迁柔來居中而文剛則可以通物
矣故亨陽剛至健剛上而文柔則可以涉難矣故小
利有攸往也日月之往來星辰之布列剛柔錯綜陰

陽相交自然而成理者天文也陰麗于下而文明其上陽止乎上而節制其下禮樂政刑必假于人為者人文也觀乎天文則四時之代謝可察矣觀乎人文則天下之風俗可變矣聖人推廣賁飾之意豈徒為觀美而已仰觀天文俯察人理必歸于有用所以成孝敬而厚人倫美教化而移風俗者用此道也此賁飾之大者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者鳥獸草木之所由出也山下有火則火景所燭物无不照故有責之象君子體此以明庶政則凡見于政事者无不加責焉獨獄訟之間當用其誠實而以法令為師學未及于古人其敢以片言折之乎獄者性命所係聖人于此有畏懼之心焉故曰无敢折獄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九居于初此陽剛君子隱而未見者也發跡之初尤當自重原憲之貧捉襟肘見納屨踵決及歌商頌之詩聲若出金石高車駟馬者盖有愧焉車固君子之器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君子于辭受進退之際惟義之從耳顏獨緩行以當車君子不以為辱所治愈下得車愈多者君子不以為榮貴之初九能自貴重寧徒行而舍軒車之盛其為光華賁飾之道莫大焉初比于二而正應在四不比于近而遠從正

應故有舍車徒行之象伊尹耕有莘之野非其義也
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君
子居窮隱約能自重如此豈以徒行為辱乘軒車為
榮哉

六二賁其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須附于頤頤一身之中為最顯此賁飾之出于自然
者二比于三同體者賁雖不能自立隨質而動得所

麗則相待而成蓋文質之相湏非能有所加損也其動作皆因其所附之質耳故象曰賁其湏與上興也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賁飾之道常失之華侈而无其實若有德以潤其身而飾以粲然之文如玉之蘊于石珠之媚于川其潤澤光彩有不可掩者故曰賁如濡如也永貞吉者九三以陽剛而居陽位處離分之極賁之極者賁飾之

盛則流而為奢淫故戒以永貞則吉也永貞者長守正道不為羣陰之所誘則小人終莫陵之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四與初為正應初以陽剛在下守節義而輕富貴者也四欲往從亦當以潔白之操應之故賁如皤如也皤潔白也白馬翰如者聘賢必以車馬馬取其色白者詩人以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亦取潔白之義翰如飛翔而往也聘既以其道則幡然而來矣匪寇婚媾者古之聘賢猶嫁娶之用媒聘故以婚媾為喻四之應初初之從四乃正應也而九三以陽剛問乎其間四又乘之故與三為仇所以進疑而不敢遽進也非三為難則四與初合久矣夫陰陽之相求剛柔之相賁乃理之常六四下應初九位固當矣又乘九三之剛此當位適所以致疑也初與四既以正道相應小人為間者終莫能害之故終无

尤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當全盛之時為賁之主固可以崇臺榭廣苑囿之觀六五居中正之位雖賁于丘園而束帛戔戔不為侈也故雖吝而終獲其吉象言六五之吉有喜者吝道宜有憂虞當賁之時能以儉約自處後必獲福故有喜也又丘園隱者所寓如初九之賢舍車而徒

守其節義而安于貧約者人君所當聘用也三玄二
纁謂之束帛物薄而禮厚當賁飾全盛之世菲薄乃
如此以禮為主而非吝也故終獲其吉以卦體言之
六五一爻聖人示奢淫之戒其意深矣然以丘園為
隱者所寓其從來亦遠矣姑存二說不敢決也

上九白賁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賁之道雖尚乎賁飾然舜用漆器羣臣諫焉盖漆器

不已必用犀象犀象不已必用金玉觀賁之六爻雖
本于賁飾而常以質素為先上九賢人處尊位而衆
所視效者故以質素為飾則其所自奉者无華侈之
過奢靡之失也故曰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
志也所志在于儉約今已處顯位而能行其所願則
平昔之志遂矣故曰上得志也



剝不利有攸往

剝復否泰之循環固出于君子小人之用舍然陰陽
消長若非偶然者當否剝之時能用君子則扶持安
全不至于亡耳故否卦繇辭言否之匪人蓋有非人
力所能為者聖人蓋難言之要當歸之人事使人主
常兢業以圖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宣王所以致中
興也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紂之所以亡也小人道
長君子道消故曰剝聖賢君子遐舉遠引不可榮以
祿之時故利于退遁不利有攸往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如剝棗之剝剝落必至于盡也小人之害君子非至于盡則必有所忌憚而不得恣其所為故剝勢必至于盡也柔變剛者剛方者君子也柔佞者小人也小人得志則能竊人主威柄盡去君子而呼吸羣小聚之朝廷則據要路者皆小人矣小人道長則知幾之士當引身而去不然必遭傾陷故不利有攸往也

然君子之事无可為則順適吾意全身而去卦有順止之意順適吾意小人之凶焰或可止也坤順而艮止聖人于剝之時能默觀此象以為進退行藏之決豈復有禍悔哉消息盈虛天道運行之常理陽既消則有息陰既盈則有虛君子能尚此則危行言遜靜觀其復可也若强亢激拂如李膺袁安之流身膺刑戮不失忠義之節而非聖人之所尚也雖然事固可以有死而不敢苟免者孟子曰可以无死死傷勇若

王子比干雖知紂不可諫寧諫而就死顏真卿知盧杞之得君李希烈之強暴然卒以此而蹈大禍則義重于死故也使世之學易者專以明哲保身之術求无咎悔以全其身亦非聖人之所貴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當峻極于天今反附地有剝之象君子宜處大位以制羣小今反伏而在下為小人所制則其時可知矣人君觀此象雖未能有所進退且當培其根本使

基業堅固有不拔之勢小人一旦退聽則易于興復也上能厚下安宅則敦本務農不失其時雖當亂世而百姓免離散失業之患古之聖王每于此加意焉七月之詩是也百姓不失本業各安其田里養生送死而无憾雖驅之使為亂不可也秦之苛暴一夫作難而社稷傾隕矣剝之六爻皆有剝下之象聖人垂戒後世之意豈不深遠哉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自昔媒孽禍亂未有不因人主致之蓋上有奢淫之主則下必有刻剝之臣其致禍亂之術如循一軌剝者剝下以媚上也剝下媚上其勢必至于大亂牀者人所安處小人竭民之力斂民之財以奉其上使斯民離散泮渙失其所常處而莫之卹也如剝牀以足正道將傾又輕視而不卹也蔑无也視正道若无有也蓋小人得路則蔑視君子其蹈凶禍必矣象曰剝

牀以足以滅下者滅盡也小人于正道則蔑視而不
卹于細民則竭其膏血至盡而不顧知固寵保位而
已卒至天下土崩首領莫保雖悔何及哉故易以損
上益下謂之益損下益上謂之損然則滅下者乃所
以自滅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先儒以辨當第足之間近于牀身故曰辨剝道漸進

蔑視正道若无足畏者而卒蹈凶禍如裴廷齡皇甫
縛之流是已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者六二上无應
援天下莫與之象梁襄王問孟子曰天下烏乎定曰
定于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曰孰能
與之曰天下莫不與也刻剝之臣其殺人也甚于寇
盜豈有與之者哉小人得路雖不為天下公論所與
然方操生殺利害之權好爵重祿足以誘之豈能使
其類盡不與之哉特不為君子所與耳

六三剝之无咎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剝之時羣陰用事獨一陽在上又處无位之地三亦處陽位而正應在上此小人陰交乎君子者故得无咎處剝之時居羣陰之間不能遐舉遠引但能陰通乎在上陽剛之君子特免乎凶禍而已孔子曰中人以上可與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蓋正道勝則小人亦有悔過從善之心正道不勝介乎陰邪之間

能知君子而失其黨類之心聖人亦恕之免誅殛之禍此待小人之術容其悔過不為已甚者也處羣陰之間上下皆陰故曰失上下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剝牀以足剝牀以辨此皆身外之物失其本業之象至于剝牀以膚則鬻妻賣子身填溝壑矣正道剝盡直凶而已六四近君之大臣小人之處乎顯位者勢

足以有行故剝之為甚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禍切于身不可避免蓋民為邦本剝民及膚則君臣皆受滅身之禍故曰切近災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象曰以宮人寵终无尤也

六五陰柔為剝之主小人恣為姦欺以剝正道而致亂亡者皆五為之剝道至此雖處尊位勢已不能制若一旦悔悟欲盡去之則反受其禍矣為六五之計

者莫若姑順適其意而稍奪其大權如此則于主
无不利官人者婢妾宦寺之象也小人既久用事不
无憂危之心人主不能以道消息顯排而亟治之則
計生无聊禍有不可勝言者能以婢妾宦寺待之使
之駢頭而進不見嫌惡之迹則可終无尤悔以俟君
子之進正道之復也聖人為後世之慮如此漢之獻
帝蓋粗知此者至魏高貴鄉公唐昭宗欲于剝盡之
時稍立權綱遂不免于禍此足以為後世鑒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廬

象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陰陽二氣不能頓進猶君子小人不能頓長陰之剝陽自足至膚為害加甚則小人道長亦極矣上九處羣陰之上雖不任事然卒消小人變剝為復也果至于碩大不食則能反于土而為生出之漸此一陽之在下者也君子能以百姓為心故民所愛戴卦以五陰而乘一陽君子得衆而民戴之有車輿之象小人

但知刻剝百姓以為進身之計耳故象言君子得興
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聖人之意蓋謂剝
之極君子之道幾絕而僅存賴有一君子以扶持之
耳若于斯時尚或參用小人小人沒長復消君子則
斯民受弊必致流散失業之禍故云終不可用以為
萬世之大戒也

讀易詳說卷四